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日(星期二)

晚七时许，文胜小杨以小车来接，说有急事待
于六点接我谈话云：昨天及今天中午的事都是和
有同。——昨日下午服食会中至有。三永村，有
交（某）在他挑担牌下，文胜群命而临。会中，王
面知竟有留于继续开会，但酒意我已加。又，
上，人挑以野口去不庭，而又其味其味。梅子不
何故。会中下午睡尔靠以小组长名文和我谈话，
问书之及友，我思以答之。我和三永村文胜
和文胜是人之所知。我在八月间已曾于某村周初
事向李汉子的安排。27日文胜群在贴士道我向北
为文胜命，表示为丁，除了相向文胜群命，之外
我方可解然。有文胜谈话，理是作士什么决意了。

陈白尘

缄口日记

(1966—1972, 1974—1979)

大象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城市日记

城市日记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大象人物日记文丛

陈白尘
缄口日记

(1966—1972, 1974—1979)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緘口日记(1966—1972,1974—1979)/陈白尘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4
(大象人物日记文丛/李辉主编)
ISBN 7-5347-3791-5

I. 緘... II. 陈... III. 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5888 号

緘口日记(1966—1972,1974—1979)

丛书主编 李 辉

责任编辑 佳 言

责任校对 李建平 石更新

书籍设计 王翠云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制 版 郑州艾乐出版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13 千字

印 数 1—2 000 册

定 价 28.9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商城路 231 号

邮政编码 450000

电话 (0371)66202901



陈白尘小传

陈白尘(1908~1994),江苏淮阴人。17岁开始发表作品,师从于著名戏剧大师田汉。陈白尘一生的创作颇丰,写有小说、散文、话剧及电影剧本等等,其中尤以话剧的成就最高,代表作有《太平天国》、《魔窟》、《结婚进行曲》、《岁寒图》、《升官图》及《大风歌》、《阿Q正传》等。他以辛辣的讽刺铸成了自己的风格,以其经典的作品确定了政治讽刺喜剧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重要地位。『文革』结束后,陈白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及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剧协副主席、江苏省文联及作协名誉主席,并受聘为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大象人物日记』	文丛『总序』	李辉
----------	--------	----

这几日，“非典”在北京肆虐。天上似乎总是罩着久久不散的雾霭。说是雾，却非雾；说是晴，也非晴，太阳遮遮掩掩地露出来，它也仿佛被某种莫名的东西压得喘不过气。

生活仍在继续，但是一夜之间已与以往大大不同了。

生与死、勇敢与怯弱、高尚与卑微、果断与无能……人性的诸多美好与缺陷，都在这一时刻呈现出来。

对于生活其中的每个人来说，这些日子将成为终身难忘的记忆。未来的人们回望今天，也许会说：那一年中国的春天叫“非典”；正像今天的我们在回望一个又一个遥远或不遥远的年份时，会用特定的词汇来勾画历史的某一个环节一样。

在这样特殊的时刻，有人在每日记下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就像我们的前辈们当年一样。

日记就其本来意义来说，是最具个人色彩的一种文体——这里需要排除某些刻意写给世人阅读的日记。因为诸如此类的文字，看似个人化，其实早已串了味。那些为了迎合某一需要而写，或者被人为加工的日记里，很难看到记录者真实的思想和情感，它们的价值，无论是文本上的还是美学上的显然是要大打折扣的——我所看重的是真正写给自己的日记。打开日记本，写下一行行文字，或是为了备忘，或是与内心交谈，把个人交往、行踪以及高兴、痛苦、愤怒诸多心绪均如实记下。这样的日记，无论简略或者详尽，

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将成为历史记录的组成部分,为人们认识记录者本人和历史提供大量真实细节。

“大象人物日记文丛”将陆续选录不同时期各界人物的日记,借他们对个人经历和心灵行程的记录,来多侧面地呈现历史原状。

不同的性情、不同的身份会留下不同风格的日记,从而也展现出历史生活的不同侧面。我很高兴在大象出版社的支持下,能够出版一套自成体系的日记丛书。我希望经过不断的努力,能有更多有价值的日记加盟到这套丛书中。

一个新的开始。既是文化积累,也是历史积累。星星点点的积累,把过去与未来连接起来。

在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春天,谨以上面的文字作为“大象人物日记文丛”的总序。

二〇〇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目 录

牛棚日记

003/《牛棚日记》前言——陈白尘

004/一九六六年

015/一九六七年

045/一九六八年

076/一九六九年

102/一九七〇年

123/一九七一年

139/一九七二年

143/《牛棚日记》编后记——陈 虹

听梯楼日记

149/《听梯楼日记》序——董 健

153/一九七四年

186/一九七五年

235/一九七六年

267/一九七七年

298/一九七八年

331/一九七九年

345/《听梯楼日记》编后记——陈 虹

348/《缄口日记》校后记——陈 虹

牛棚日记

前言	《牛棚日记》
陈白尘	

1966年初我由北京中国作家协会贬至江苏省文联。数月后“文化大革命”起,不待省文联的群众揪斗,中国作协即已派人来将我“押解”回京,时为9月11日。从这天开始,整整七个年头,我被半幽禁在“牛棚”之中,每逢夜深人静时,便偷偷地写下最简单的日记,以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数年来从未中断过。1973年我终因心脏病发而被恩准回宁治疗,也说不清是为了什么,就在那段隐姓埋名的日子里,我又翻出了这些曾经冒着危险而写下来的日记,且珍惜地将它们一一整理成篇,共得五大册。

去年大女儿陈虹翻找书橱,发现了这摞年久发黄的日记本,如获至宝。她摘录出自赴京之日起至1972年春初次回南京探亲为止的这一部分内容,题为《牛棚日记》,建议发表。她坚持说,应该让后人看看中国的作家们在“文革”之中的悲惨遭遇,更何况它几乎可以视作为一部中国作家协会的“文革简史”,是不可多得的史料。

然而杂志社却因稿件拥挤,尚不知何时才能与读者见面。我老矣,已是风烛残年,为此不能不预先写下这简短的前言,作为说明,以备日记发表之日刊于篇首。

1994年1月28日于南京

一九六六年

九月十日 星期六

晚9时许,省文联小杨的小轿车来接,说省委宣传部戴处长找我谈话云,昨天及今天上午的事都事出有因了。——昨日下午文联大会斗亚明的“三家村”,南师学生来为他挂纸牌子,文联群众大不满。会后,主席通知党员留下继续开会,却通知我不参加。又,会上姚以铮口出不逊,而又吞吐其辞。均不知何故。今日上午滕凤章以小组长名义找我谈话,问我的反应,我恳切答之。我和30年代文艺黑线的关系是人所共知的,在8月间已写了有关周扬等“四条汉子”的材料,对27日文联群众贴出的送我回北京的大字报,也已表了态,除了“相信党、相信群众”之外,我无可解释。省委找谈话,该是作出什么决定了。

10时到省委,秩序极乱,在传达室等了许久,戴某(女)才来,即年初调来南京时负责转关系的干部处长也。她说,13日中国作协召开斗争张天翼大会,希望我去北京参加并揭发。又说,作协有二人在南京,可于明日中午同行。我以腰椎炎复发,望缓期行,不可,只得默笑领之。

归家已半夜11时,腰痛剧,但仍作明午走的准备。与玲谈,宽慰之。

九月十一日 星期日

上午11时,马春阳陪中国作协张会武、刘军(均原作协勤工人员,着军便服,转业军人也)来,即所谓同行者。与之谈,甚冷淡,仍款之以蔬菜便

饭。文联小朱来,说13时的火车无票,要夜3时走了。张、刘暂去,我去鼓楼洗澡。晚与玲及孩子告别,以“相信党、相信群众”互勉。我说自信是“十六条”中第三类干部,玲说应是第二类,笑应之。晚8时文联车来,我先上,张、刘二人各由左右二门进,夹坐两边,其状可笑。但不知玲和孩子们还记得《起解》一剧否?

小朱送我们到浦口^①,已10时了,住旅馆。室中二铺,一大一小,我拟独睡小铺,张等坚决不允,要我睡大床,想来他们是不敢入睡的了。靠床墙上有主席语录,是引司马迁“泰山”、“鸿毛”那一条,读之一笑,埋头便睡,极酣。

九月十二日 星期一

晨2时起,即赴浦口火车站,月台上已排了长队。刘军交涉后,让我站第一位。后边有人窃议说:“是个大首长,带了两个勤务兵!”掩口大笑。车上拥挤不堪,三人位子四人坐,我幸得临窗,但行动不得。

车上二十小时,未能一躺,腰痛至剧。靠站时,张等都争抢下车购食物,嘱我看座,我自懂得这用意,可是两腿都坐麻了。晚11时到北京站,站上无人“迎接”,出乎意外,原想会有一顿“杀威棒”的。出站无车,策杖缓行,至顶银胡同旧居。^②司机老谭似在负责,要我住西房南头旧屋,榻桌各一,铺盖齐全,是一客房了。入门后,张、刘倏忽不见,文革委员会的人也早都回家了。洗脸后即就寝。

九月十三日 星期二

6时许起,见刘白羽在院中扫地,继又见邵荃麟在北房西头(即原虹女所住一间)出现,我原住的六间房子都做了“黑窝”了。8时,在我原来的客厅里“上班”,座中有严文井、张僖、侯金镜、张天翼等,隔壁房间里则有韩北

① 该时南京长江大桥尚未修建,去北京的火车由浦口始发。

② 即1966年1月“谪贬”南京之前于北京的旧居,属作协宿舍,为一四合院。“文革”中充当“牛棚”。

屏、张光年、冯牧等。刘白羽住的是东间，与邵荃麟相对，均“单间”了。

10时，叫去《人民文学》编辑部“认罪”。毛承志主持，连珠炮似的提出质问，约有与吴晗的关系、彭真派去北大写作的经过、以往所写的太平天国数剧影射谁、改编《结婚进行曲》意图何在、《鲁迅传》一剧的目的何在、对柯庆施“大写十三年”的态度、与匡亚明的关系及陈翔鹤、孟超、欧阳山等人的毒草出笼经过等等，甚至连《第二个回合》、《队长回来了》也都追问其“反动目的”何在，^①但都是空炮。会后，郝芬、毛承志批评我态度不好，令在两天内写出揭发张天翼的材料。

下午劳动，从此结束“做官当老爷”的生活了。

九月十四日 星期三

上下午写张天翼的材料。相识三十年，但想来想去没什么东西可以揭发。无已，只好写些历史情况。晚间思考自己的问题，要求与《人民文学》三人小组谈话。

写信给玲，交审查。

九月十五日 星期四

今日天安门有大会，主席再次接见红卫兵，东单一带戒严。而作协在青年艺术剧院开斗争张天翼的大会，我们只得持通行证通过。会场黯淡无光，台上只开一工作灯，阴森森的。台前地板上竖斗大黄纸黑字，张的名字被打上红××，尤觉鬼气。我等后于群众入场，坐前排。张则最后由主席荣正一宣布“押上来”后，才徐步走上台去，在被审席上就座（但他基本上站着）。张交代不数分钟，即被喝止，而由群众揭发。在揭发中插以追问，有的又插以小揭发，追问中则又口号迭起。会开得井井有条，但也显得做作，荣正一更像是演戏。追问中我数度登台“陪绑”，吴组缃、陈翔鹤等人也上了台。

最后是群众喝令全体黑帮登台“示众”，于是二十余人鱼贯而上，自报

^① 此二剧为“四清”运动中所写，均未发表。

家门。刘白羽自称“黑帮大将”，于是严文井等都是“干将”之流了，我自然也未能免俗。但张僖迟疑之后，却自称“黑帮爪牙”；陈翔鹤是川腔十足，抑扬顿挫，令人忍俊不禁；白薇老太太身躯臃肿，满台乱转；臧克家衣衫瘦小，耸肩驼背，都可笑亦复可怜。只可惜没有穿衣镜，不自知是副什么怪状了。

散会后，见翔鹤在前踽踽独行，欲与之语，倏又不见。

九月十七日 星期六

上午开小组会，下午准备自己的交代材料。昨晚郝芬、毛承志及另一同志来谈话，指示交代中要先抓要害，不要事无巨细；要先写罪行，不要着重检查。留在南京的材料可以寄来，但不要静等。

从他人口中得悉我来京前作协斗争黑帮的情况，文井等人均在东总布胡同22号石子路上裸膝下跪。大家都说我幸运。

九月十九日 星期一

今日写交代材料的第二部分，仅得二千余字。翻笔记本费时极多，但不翻又不行。晚间目力极差，写阅均困难。写信给玲补要材料。

开水炉在46号院，^①旧居厨房与光年家的小院已打通，由此去打开水，便每与光年老母相遇，殷殷垂问，并欲诉苦，只得笑而避之。据闻光年被抄家时，宋、元版书籍和宋瓷都有损失。而荣正一之流在抄家时，首先索取的书则是《金瓶梅》，在好多人家亦都如此。

九月廿一日 星期三

今天交代写得较快，至晚已近二万字，因少于翻阅笔记也。

负责“黑窝”的张兆丰（司机）同我谈话十分钟，极感温暖。问我腰疼疼痛能否劳动，要注意休息，有病去医院；要向家中写信，让孩子安心。又说五六十岁的人，都是工作多年了，不能没有错误，交代检查了就好。还告我现

① 即东总布胡同46号，原与顶银胡同的宿舍为一院，后隔开，如今又打通。

在秩序已好多了,过去外地学生来串联,刘白羽等人都在烈日之下下跪过。他叫我不要紧张,运动当会更健康地发展的。这一席话,胜过几次斗争会,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包括在南京所听到的最动人的声音,是与人为善的。在周扬统治下,走上修正主义文艺黑线道路,是不可避免的,犯下错误,也就很自然,更何况自己的世界观没有经过很好的改造。但有些人径直以敌人相待,是想不通的。远在七八月间,省文联工作队的高玉书在谈话中就有了“杀气”,姚以铨的态度更为凶恶,这已开始将我推向敌对面了。

九月廿九日 星期四

下午2时《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斗争我的会。会前服“眠尔通”二片,以平静心境。大家高呼“打倒”口号,“欢迎”如仪。我欲拿写好的材料念,不允,只是提出问题令回答:1.解放后与周扬的关系以及如何炮制电影《宋景诗》的;2.对《武训传》是如何吹捧的;3.《鲁迅传》写作经过及如何执行周扬指示的;4.为什么一直想写太平天国,特别是有关李秀成的话剧和电影;5.《结婚进行曲》重演的目的何在。其中的重点则在追问《宋》、《鲁》二剧上。于是畅谈两剧经过,达三四小时。其间不断提出疑问,尤其对《鲁》剧第四稿(夏衍手笔)的风波加以非笑。对《宋》剧创作过程中的某人的讲话,我则避而未提,^①只说周扬如何云云。追问完毕,下结论曰:“态度顽抗。”于是滚蛋大吉。而我则以能畅所欲言,颇觉舒畅。

九月卅日 星期五

下午荣正一来对黑帮训话,要我们在国庆节三天内不要出门,闭门反省。又通知说,各人薪金照发,捐献者听凭自愿。过去数月里曾经扣留不发,至此解禁也。张天翼除留50元自用外,其余全部捐献。别人亦有多交党费者,其数目不等。我因工资在江苏发,只按原数交党费。

5时半去邮局领取南京寄来的粮票,归时又召集开会,宣布新的命令:

^① 指江青对宋景诗投降清廷一事的谈话。